

To stay
or
to go

越过 山

谢青桐
——
著

越过 重洋

归途最长，
归心最苦。

中信出版集团

越过山 越过重洋

谢青桐——著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过重洋越过山 / 谢青桐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086-7210-6

I. ①越… II. ①谢…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7584 号

越过重洋越过山

著 者: 谢青桐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2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7210-6

定 价: 42.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chapter 1 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荒诞

- 003 来时路上有松菊
- 025 这里人人见怪不怪
- 037 不一样的酒香
- 048 六只咸鸭蛋和命运的玩笑
- 058 山河故人

chapter 2 原地却是别样风景

- 073 上海渡
- 085 大理国
- 090 澎湖远
- 096 扬州望

chapter 3 在追逐和流放之间

- 103 自由呼吸
- 110 如果没有离去，就谈不上归来
- 119 萤火虫去哪儿了
- 130 那些被点亮的年代
- 149 兄弟我们在旧金山时

chapter 4 落在土地上

- 165 巴黎笔记
- 177 我在这片自由而幸福的大地上失重了
- 184 生活在别处
- 229 沿着必然的轨迹
- 241 后记 _ 在异国的一片瓦下沉默



Chapter 1 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荒诞

来时路上有松菊 • 从北京到纽约

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说：

当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
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
正是荒诞感。



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说，当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

加缪在47岁时死于车祸，是意外，还是一场由荒诞感引发的蓄谋已久的对肉身的自我裁决，没有人可以妄作判断。但是这个法兰西的存在主义者一生都没有过萨特那种从绝望路途上重获希望的自由与兴奋。

萨特用自由抵抗笼罩世界的浓重的荒诞。加缪的世界里只有西西弗把一块巨石不断推上山顶，而神却故意不停地让巨石从山顶滚落下来。我们有理由认为最可怕的惩罚莫过于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这是一种无法描述的酷刑，用尽全部心力而一无所成。

如果人生注定是这样一场酷刑，那就会推导出这样一种结论：生意味着不能自由，死意味着不能永恒。在西西弗永无休止、周而复始的推石头的神话里，一切意义都被抽剥了。

究竟是加缪解构了《荷马史诗》，抽剥了生命无限美好的意义，还是历史的盲目乐观和自欺欺人赋予了我们太多的虚情假意呢？

—

这是 2014 年 2 月初春的一个上午，北京某报的记者廷木散步到北海看雪景，穿过积雪的松柏，廷木看到一条偏僻的小径上，一个穿粉红色花棉袄的姑娘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一个英语单词：**Ephemeral**。这是从希腊语中演化而来的一个词：生命短促的。

廷木的脑海中是对那个姑娘挥之不去的想象，似曾相识的熟悉让廷木恐惧，廷木穿越人群和地铁，费尽心机去清理记忆深处的斑斑锈迹。

当天下午，在后海一家酒吧的角落里，廷木再次瞥见她独来独往的身影，她的手指还在积满冰花的窗玻璃上画着什么。廷木迟久地偷窥这个女人时，发现她其实并不年轻了，只是那件粉色花袄把她包裹得酷似少女。廷木粗鲁的打量惊动她了，她用目光迎接廷木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惊讶万分。

相视很久，搜索记忆的过程仿佛历经百年。她似乎认出了廷木，主动站起来走向他。她说了一声“你好”，略带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居然成为廷木打开锈锁的钥匙。

20 多年，廷木和她不敢相信这样的重逢。因为 20 多

年间，死灭的记忆实在太多。

那时候还是 1992 年，她叫舒兰，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那会儿舒兰年轻，身体好，每天早上吃五个馒头。她从不担心自己变成胖姑娘，也从不害怕会没有男孩子喜欢。虽然自小生活在南方，可舒兰喜欢北方的冬天。下雪的时候，她在校门口昏黄的灯光下专注地欣赏那些转来转去的雪花，她一向觉得能这样看雪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那些年里，学校南门口的门卫都认识舒兰，都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在雪天坐在路灯下的女学生。

廷木现在怎么也不能清晰地记起舒兰少女时的样子了，但廷木能记住那个春天，永不再来的春天。那时候廷木的眼睛黑里透着蓝色，头发有点卷曲，虽然廷木的祖先里没人有异族血统。

舒兰那天乘公共汽车去国家图书馆，有青春期贫血症的她，在车上久站时就感觉身体不适。车到紫竹院公园，舒兰刚下车，没走几步，突然昏厥过去，仿佛死去，感到沉重的肉身坠向无底的深渊，可灵魂轻盈无比。起初还能听到声音的喧哗，接着一切都归于沉寂，静悄悄的，恰似那些路灯下雪花飘洒的夜晚和黄昏。醒来时，一个陌生的男生站在舒兰的病床前。舒兰不知道廷木是怎么把她从紫

竹院弄到医院的。

廷木告诉舒兰，当时他也乘同一趟车去国家图书馆，还掉那些为了写毕业论文而借阅的书籍。下车后，见舒兰猛然晕倒在地，赶紧求助路边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将舒兰平放在卖冰棍的车上。廷木不会蹬三轮，老太太蹬着车直往医院跑，廷木在车后面追着。

那老太太的冰棍呢？不记得了，准是化作一滩水了。见舒兰苏醒过来，廷木回了学校。那以后他又探望过她两次，最后一次是在六月中旬，廷木从医院的过道上匆忙走来，敲了几下舒兰病房的门，舒兰打开门，拉开外面白色的门帘，脸色依然苍白，头发有些凌乱，舒兰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是廷木。

那是舒兰最后一次见到廷木。廷木一只手提着一袋草莓，另一只手上是装满煮鸡蛋的尼龙包。舒兰告诉廷木，输了几次液就感觉到元气恢复了，那普通话里略带浙江口音。廷木能辨别出来，因为廷木的外婆是绍兴人。

舒兰半低着头，用羞怯的余光把廷木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先看到廷木晒得发黑的脸庞，然后发现廷木手中提的水果和鸡蛋，最后才注意到廷木胸前北京大学的校徽。廷木嘱咐了舒兰注意健康不要劳累之类的话，然后走了。

廷木的背影消失的时候，舒兰的心里涌动着好一阵难受。她攥着他留下的写着北大地址的字条，才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同校同届，都将在今年夏天毕业离校。她的目光越过医院长廊上穿梭的人流。廷木径直往前走，没有留心舒兰久远的目送。舒兰打开了窗户，从窗口能远远看到医院的大门，可实在太远了，怎么也看不清楚，一棵丁香树还遮住了视线。

二

1992年夏天，廷木结束了四年的大学学业。毕业后，廷木被分配到家乡南京，先在工业局当局长秘书。

说是局长秘书，可到局里报到的那天，局长告诉廷木，他必须先下到下属的机床厂下基层锻炼一年。大学时代充满幻想的日子戛然而止，万事万物归于现实的真相。那年秋天，廷木开始了工厂生涯，在总装车间上三班。

那会儿，廷木并不知道舒兰已经被分配回杭州的一所大专院校任大学英语教师。有一次廷木去看望绍兴的外婆，从杭州经过，住在杭州的一家旅馆里，一连好几天，终日流连西湖的秀色。

廷木一个人。一个人，在苏堤，在灵隐寺。那时候杭州还很安宁，廷木活得像隐士。中秋的丹桂弥散出大片大片的芳香，廷木呼吸着那种气息，躺在船头，在晌午的秋光里昏昏欲睡。在绍兴乡下，廷木耐心地向外婆学着茴香豆的四种做法。

乡民们都知道廷木是从北大毕业的，投来艳羡的目光。廷木缄默无语，他学会了划一手好乌篷船，练就了结实的肌肉。有一次喝了青梅黄酒，廷木划着船钻进一个桥洞，桥边一个戏班子正忙着为第二天的社戏走台，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在楼台相会，生离死别，廷木也跑上台去吼了几句，然后哭得死去活来。戏班子的演员们诧异地看着廷木，晚上廷木和他们继续狂饮绍兴的女儿红，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廷木在那家机械厂干满一年，调到工业局，后来又跳槽到南京一家报社工作。他希望离自己的中文专业更近一点，但他心里，其实更思念他读书的北京。

那两年，廷木和我成了新闻界的同行。有一段时间一块儿合作编撰迎接香港回归的专题宣传册，我们在一起喝酒时才知道我们原来有共同的祖籍江苏丹徒。我听说过廷木的祖父，乡邻们提起他时都敬佩不已。廷木的爷爷在民

国年间是丹徒有名的乡绅财主，知书达礼，为人忠厚，家境富有，却绝非为富不仁之辈。一生救济穷人，善行累累，在镇江创办了火柴厂，赚的钱就开了家诊所，聘请了一个学过医的德国传教士来行医治病。老人青年时代在北平念书，赶上五四运动，后来回到家乡，与故土相守一生。廷木闻此仿佛他乡遇故知，惊喜我对他的家史如此清楚。那以后，我们成为莫逆之交，兄弟相待，无话不说，并相约有朝一日共游家乡的湖光山色。

几年后，廷木考到北京的一所二流大学读硕士。廷木没有再去北大，不愿向别人提起他是从北大毕业的，甚至乘车也不愿经过母校门前。北京物是人非了，楼宇林立，道路飞旋，人流如蚁，车流如蝗。北京的繁花似锦那么快就把他们上学时的痕迹一笔勾销。廷木在这里读书、谋生、与人打交道，尽量不去想他曾引以为豪的大学时光，也不想在南京那几年的潦倒旧事。

那个充斥着朦胧诗、强国梦、同学情的 20 世纪 80 年代的北京中关村已永不再来。廷木沉默着，一边在那所二流大学读书，一边在一家报社找了一份工作。廷木在什刹海的旧胡同里租了一套房子，在老北京散步成为廷木生活习性的一部分，到三里屯或者后海喝酒成为廷木生活的另

一部分。

他熟悉北京城的一草一木、街道地名，朝阳门内大街有多长，知春里有几个小书店，地坛里的百年松柏和景山的有何区别，全都记下了。晚上，经常摸着黑，沿着什刹海急行军，走了好一阵子，终于找到了胡同深处的小吃。杏仁茶又热又稠，褡裢火烧酥脆鲜香，驴打滚、豌豆黄、豆汁应有尽有，小吃不小，样样本色。现在爱吃洋快餐的孩子们不懂，小吃可比肯德基好吃多了，那是北京的滋味。那些读《哈利·波特》的时尚小孩不读老舍，所以他们不知道北京有多美。廷木深爱北京的一切，老北京的丝丝缕缕、点点滴滴，一段京胡弦语，一壶茉莉花茶，全都被他悉心收藏了。

三

1992年，舒兰从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被分配到杭州的一所大学担任英语公共课教师。一个深秋，舒兰到当地的浙江大学参加一个国际语言教育学术交流活动，在活动现场偶遇来杭州任教的外籍教师罗伯特。他刚从美国来中国，想到周边城市旅行，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一

个向导兼翻译，见舒兰学养好、知识面宽、英文熟练，就邀请舒兰做他的陪同。舒兰答应了。

几年之后，1995年，罗伯特为舒兰创造了去美国学习交流的机会，赴美后不久，舒兰嫁给了比自己大20岁的中年独身男人罗伯特。很多年以后舒兰都无法从心底卸去对罗伯特深深的愧疚，这场为了绿卡的婚姻和对一个无辜的美国男人的利用成为舒兰一直无法释怀的道德污点，这和舒兰童年的家庭教育、做人修养大相径庭。舒兰一遍遍设法原谅自己：因为那时候她太虚弱了，太需要有一个合法身份在美国活下去。

舒兰先去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大学读书。那时候，舒兰在美国为她的学业和生计奔忙，她要在学校做助研助教才能让奖学金得以延续。她睡眠很少，最少的时候一夜不到三小时。舒兰常常在图书馆里一边查着资料一边就睡过去，直到图书馆要关门了，管理员将舒兰叫醒。她终于获得了一个休假的机会，虽然只有两个月，但舒兰要借此机会消除所有的疲惫。舒兰来到了费城附近一个安逸的小镇，在那里租了一间学生公寓，到旧书交换店淘来了一堆旧小说和录像带。

舒兰在这个小镇上悠闲地打发着离开中国以来的第一